

尊严 著

代价

榆林市作家协会

代 价

尊 严 著

榆林市作家协会

代 价

尊 严 著

榆林市作家协会

榆林报社印刷厂印刷

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开本 14 印张 300 千字

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2000

陕内资图批字(2007)EY2 号

工本费:28.00 元

目 录

代价	(1)
春雨	(149)
怒火	(299)

第一章

李桂峰低垂着头，双腿盘坐在炕拦边，眉心紧绷，额前的皱纹和眼角的鱼尾纹互相交错，乱蓬蓬的头发沾满黄尘，两鬓的发丝全白了。虽说只有四十六岁，但过早地驼起了背，不知底细的人，总以为他有六十出头了。

现在，外面的热风和窑里锅灶上的热气，使得他光着膀子，穿着已经褪了色的红背心，胳膊肘支撑在大腿上，右手握着的旱烟锅在炕拦石上磕得“叭嗒叭嗒”地响，自产旱烟一锅抽了又一锅。

这时候，他又默默地抱怨起妻子来，生了第一个儿子后，国家大张旗鼓地宣传计划生育，村子里和路崖上到处写着：“要想富，少生孩子栽枣树。”虽说他是老脑筋，但他能接受得了。自己还不知道自己的能耐？自己还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愁本事？可那熊婆姨说死说活就是不行，理由还一套一套的。说是到老年还要靠女儿服侍哩，儿子粗心，又有媳妇管着，指靠不上，受死喀呀！说来也怪，没儿的一个接一个地非要捞个儿子不罢休，有儿的却又没有女儿不行。这倒好，接连生了三个儿子。要不是自己心硬，赶紧刹车，现在真他妈遭殃了。所以为了让孩子们自顾其身。他给大小子起名叫自强，二小子叫自力，三小子叫自进。二小子憋着哩，你干等老子回来再说也不迟，风风火火地跑到山里来要我去沙河给他跑“预科班。”害得我心慌意乱麦地也没撒好，三凭二麻就拾掇了。庄稼人不靠地里打粮食去喝西北风呀？真想说听天由命吧！你还不晓得老子是干什么的？那号门坎是咱老百姓去跨的吗？可话到嘴边，只好随着唾沫再咽下去。他知道自力的自尊心太强了。他不能伤害儿子的心，不能给儿子泼冷水。

可话再说回来，这能怪自力吗？他在小学毕业时考了全乡第一名，这次考中专又在全县考了第一名，受到多少人的称赞。怪他的毯不相干哩？唉，要不是那该死的文化大革命，自己早上了大学，咋会是现在这副毯模样……

“有急躁事就连饭也不吃了？面粘了！”在妻子的催促下，他这才想到自己还没吃晚饭哩。

“按理说，既然成绩够了录取分数线，那就是水到渠成的事，咋还应家长瞎跑哩？咱一个农民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跟黄土打交道，从没去过沙河，大小官不认识一个，就是提上猪头也找不上庙门啊！再说‘预科班’是新开的第一届，不知有多少人踢塌门槛哩，能轮得上咱这号人？”他一边吃饭，一边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唉，这社会！”

“我倒是想起一个人。”妻子坐在灶火圪楞的木墩子上说。

“谁？”他停下吃饭，转过脸朝妻子问。

“我娘家村里有一个户家叔叔，他儿子在地区教委当主任，婆姨在地区招生办当个副主任，主管招生工作，而且没有正主任，由她一手主持工作。听村里人说这几年招生办红得要命哩，找她们的人踢塌门槛。”

“你又没跟他儿子和媳妇打过交，你叔叔顶屁用？”他像猛然泄了气的皮球，叹了一口气。

“你不会让老汉领上你去找他儿子吗？咱又不是空手跑哩！”

“老汉多少岁数了？”他问妻子。

“七十来回了。”

“那么大的岁数他肯去吗？万一路上有个闪失，咱还得顶命哩。”他担心地说。

“找上了庙门，你不会把猪头提上？再说人家康健着哩，那里也能到，还天天去山里受苦喀哩，让我哥帮他撒上几天麦地，两不

误！”

“这倒也是。”李桂峰终于露出了笑脸。

第二章

次日清晨，天还黑乎乎的。李桂峰有生以来第一次穿上儿子的防盗半裤，揣了一千块人民币。虽说他从没有去过沙河市，但常听说城里和客车上有小偷，小心没大错。剩下他和老汉路上的花费装在衬衣的口袋里，别上了特号别针，外穿了一身兰卡叽制服，拿起梳子梳展了蓬乱的头发，手里捏着一个已经发白的黄帆布大提包，这才和妻子一道直奔吴家河。

李家山距吴家河二十五里山路，他一边急步赶路，一边却在盘算着此行的花费。老汉岁数大了，又是农民，买东西还不如给上二百块钱实惠些。至于他儿子，人家是公家人，又在当今最走红的台台上，听说现在送烟酒过时了，全要钱。咱没钱。多了送不起，少了拿不出手，买上两条“红塔山，”两瓶“茅台，”再买上些高级营养品，看在他老父亲的脸面上，他总不能嫌少吧？

走惯了山路的李桂峰夫妇，早饭时分就到了吴家河吴海明老汉的家里。

吴海明老汉已经吃过了早饭，正坐在黑毛毡上，背靠着铺盖摞儿，右手捏着尺把长的旱烟锅抽着烟。当李桂峰夫妇尊敬地叫了叔叔，说明来意，并掏出二百块钱放在老汉的面前后，便喜笑颜开，答应立即就起身。并连连说：“这号事要提前跑哩，错过时间就不好办了。让我立马换一身衣裳，咱尔格就起身。”

李桂峰夫妇像服了兴奋剂，不知如何感谢老汉为好。

九十年代的客运交通，平展的柏油公路，把两个二百多公里外

的乡下农民送到了繁华的闹市。

这时候,虽然是下午七时,但六月的骄阳依然如火似地烧烤着大地。李桂峰小心翼翼地搀扶着老汉的左臂,不时地伸起左手掌抹着额前的汗水。出了候车室,在车站拐角处的荫凉地扶着老汉靠墙根坐下歇息。繁华的街道并没有引起李桂峰的兴趣,摆摊的吆喝声,汽车的隆隆声,人流的喧闹声,对李桂峰无任何干扰。昨夜的失眠以及白天的奔波,没过五分钟头靠着楼墙,便呼噜噜地响起了鼾声,干裂的嘴角不住地溢出愁水。吴老汉困极了,但他不敢入睡。拿人的手短,吃人的口软,他在思谋着能不能办成这宗事。他是靠种地糊口的农民,不能像那些当官的一样,办不了事还白拿人家的钱财。他眼巴巴地瞅着面前过往的行人,见人就向人家打听地区教委家属院在什么地方。一根接一根地抽着李桂峰给他的两盒“软猴王,”真没劲,要不是怕给儿子丢脸,他的旱烟锅从来都不离身,这纸烟过不了他的瘾。旁边是交通饭店,门口站着一位风度翩翩的中年人,很有派头,听人家管他叫王老板。他灵机一动,何不去问问王老板呢?他手扶着墙楼站起来,走向王老板,抽出一支猴王烟,双手恭恭敬敬地递过去:“王老板抽烟,你晓得地区教委家属院在哪里?”王老板接住烟,伸手指点着:“从对面那道巷端端上,到大街往后走,中途向上有个富裕巷,一直朝上走,上了乌梁山一问人都知道。”老汉满意地给王老板微微一笑,便转过身来,走向刚才立足的地方,推醒正在酣睡的李桂峰:“快起来,不敢睡了。咱初来乍到,人地两生,趁天明好找人,快走!”李桂峰睡眼惺忪,伸起右手揉着两只发困的眼睛,疲惫地站立起来,目睹着旁边的交通饭店,这才想起该请老汉吃午饭了。便拽着老汉说:“阎王爷催命不催食,咱还是先进去吃了饭提点精神再走吧。”他看见人家都在喝啤酒,今天是求老汉办事,自己得大方一点,不能小礼小气。索性要了两瓶汉斯,两碟炒菜,两碗农村人很少见到的大米

饭。老汉呷一大口啤酒，脑摇得像拨朗鼓，连声叫道：“苦哩，苦哩！”李桂峰看他习惯喝啤酒，只好把未打开的另一瓶换成了“西凤。”

吃完饭，老汉用右手掌抹了一把嘴巴，笑逐颜开地说：“啊呀，这顿饭吃美了！还是城里的饭好吃，像过年哩。就是啤酒咱受苦人没喝习惯，人家城里人像喝水哩。走吧，赶紧办正事。”

从车站到乌梁山有六、七里路，一半是上山路，虽然是砖铺路，但坡度很陡，又很滑。经过六七个小时汽车的颠簸，老汉背操着手，行走艰难，气喘吁吁，一边走，一边向人打听要找的地方，一边还要东张西望，浏览这眼前新奇的世界。他不识字，只好再三地叮咛李桂峰，让他瞅着“富裕巷”。李桂峰只得一手捏着提包，一手搀扶着老汉，深怕他有个碰撞。上了山顶，老汉像泄了气的皮球，一屁股坐在墙根下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“先歇一会，顺便再问问人，看教委家属院在哪个方向。”

李桂峰在这里一切听从老汉的安排，在老汉的身边坐下来。

老汉歇息了片刻，向过往人问清了儿子的具体住所后，双手吃力地托着地面站起来，对着李桂峰说：“不敢耽误了，天黑了不好寻。”

走到巷口，李桂峰停住脚，对老汉说：“你先进去看人在不在，再看有外人没有，没有外人的话，你再出来叫我，我顺便在门市上把东西买好。”

“这倒也是。”老汉说：“你把东西买好后，就在这个地方等着，不敢瞎跑。”

天已经黑了。这里看不到沙河城，乌梁山已经亮起了星星点点的灯光。李桂峰在旁边的门市部买好了礼物，立在巷墙根，右手提着鼓鼓囊囊的大提包，不时地侧过脸朝里探望。老汉背操着手，摇摇摆摆地出来了，告诉他：“听里面的人说他搬家了，就在教委

的右侧有一处二层白瓷砖楼。”

他们又来到二层楼的外面，远远望见两层楼亮着灯光，大门口进进出出的人络绎不绝。李桂峰急忙闪向暗处，对老汉说：“你把东西提进去。你是父亲，父亲提上东西来看儿子没人说三道四，等人走完后你再出来叫我。”

“还是年轻人的脑子灵活。”老汉一边说，一边从李桂峰手中接过提包走了进去。

十点左右，老汉急匆匆地走出来，喜出望外地说：“这阵没人了，咱俩赶紧进去，具体情况还要你自己说哩。”

李桂峰走在路灯下，拍打了身上的灰尘，用右手的五指梳理了头发，这才尾随在老汉的身后走了进去。

跨进门槛，面对的是装潢一新的大客厅，房顶的圆形壁灯，墙上偌大的玻璃镜把他的形象照得清清楚楚。脚下是淡蓝色的方块磁砖，明光闪亮，光滑光滑。他知道自己布鞋上沾着土，蹑手蹑脚地站立在那里，34英寸彩电正播放着“三国演义”，老汉的儿子从沙发上站起来关小了电视音量，让他父亲在里室拿出两个小木凳，他们这才坐了下去。

这时候，老汉的媳妇进了里屋，客厅只留下男人应酬。

李桂峰在动身来沙河之前就听妻子说过，实权在他老婆手里，可办事要找男人。老婆人滑，怕传出闲话，只推不揽，胃口很大。男人只揽不推，礼物不到不办，礼物轻了不办，东西也白拿了。

想到这里，李桂峰的心跳加快，头脑昏昏沉沉，上千块的花费究竟能办了不？但愿看在他老父亲的脸面上！

大概是老汉提前说明了来意。等李桂峰坐下后，吴主任便开门见山地问：

“考了多少分？”

“459分”他回答。

“困难大得很，‘预科班’是刚开的第一届，想进这个门坎的人太多了。”吴主任为难地说：“不过念在乡邻的面上，你把考号和姓名留下，我费点心尽快给你联系。”

“这太麻烦你了，以后需要什么土特产，比如小米、绿豆、红枣、粉条一类的东西尽管言传，这些东西咱乡下不缺。”李桂峰感激不尽。考虑到时间已经很晚了，免得人家厌烦，便站立起来说：“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了，这事就全劳驾你费心了。”

“好。”吴主任应着。

他和老汉走出大门，回头准备再一次感谢主任。

谁知，吴主任并没有出门相送。

第三章

高彩英和李自力从小一块耍大，又是九年同窗，一直你来我往，形影不离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青春的火花已经开始迸射，不可避免地燃起了爱情的火炬。

本来她俩说好同上省城的电力学校，可谁知半路出来个沙河预科班。听班主任说前十名有希望，可她却在十一名上，这一名相差了十万八千里，相差了十万个世纪！

她万般无奈，心如刀绞，痛恨自己当初为什么不再加一把劲呢？

人生在某种程度上的确不由自己把握，谁不想往高攀？只是这大千世界人才济济，能人里头有能人，强人里面有强人啊！

现在，李自力上沙河预科班是十拿九稳了。一则成绩领先，二则他父亲寻起了扛硬人。可她呢？李自力让她上沙河的普通高中。可听班主任说普高也难上，就是出五千高价还要找人哩。有

一位家长给领导送了三千块钱，到头来什么音讯也没有。家长第二次去找那位领导，人家纯粹连他认也不认识了。气得这位家长哭笑不得，只好灰塌塌地走出家门。跟人家要钱人家认帐吗？谁是证人？人家认都不认识你，你给的什么钱？到头来还落个诬陷好人的罪名。

可眼下火烧着眉毛，他能不熬煎吗？这是她人生的岔道口——关系着她一生的命运呀！中专她决定不上了。本县城高中的好学生都转向地区的名牌学校去了，有声望的好老师一个接一个地被名牌学校调走了。剩下的老师没信心教，学生没信心学，自己何必要去瞎混哩？

事到如今，特别是李桂峰去沙河跑门路。父亲却依然如故，不慌不忙，不闻不问，不急不躁，无动于衷，难道他就不为子女的前途考虑吗？

她思前想后，非得和父亲谈一谈，看他是如何打算。

吃罢晌午饭，趁父亲坐在灶火圪楞的木墩上抽旱烟，她便问父亲。

“大。”

“咋咧。”

“我的事咋办呀？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天呀！你是木头人？”高彩英此时真想痛哭一场。她气愤地说：“我有什么事难道你还不知道？难道你对我的前途一点都不考虑？”

“你不是准备上中专吗？现在又没通知哩。”

“我不上中专了，又不是没给你说过。”

“我思谋来，不上也对着哩。家里缺人手，我托人给你瞅个上门女婿，咱是庄稼人，种地是咱的正事。”

代 价

高彩英听到此言如火上添油，真想痛快淋漓地大骂一顿。但又考虑他是长辈，是自己的父亲，只好委曲求全地说：“人家的家长都在为自己子女的前途不惜一切代价，投亲访友，四处奔波，你却想着哪些瞎主意，你这不是在断送我吗？人家李桂峰我叔跑在吴家河找人去沙河。你到哪里找人来？你跑一趟沙河办不了，这我能怪你吗？你压根就没想这些事。你想把我逼上绝路吗？”高彩英说着“呜呜呜”地哭起来了。

“咱祖祖辈辈都是庄稼人，亲戚溜人也没一个在外面工作的，你让我去找谁呀？再说我一年不如一年了，这往后的地靠谁种？老来吃黄土呀？”

“你不能把地全栽上枣树吗？枣卖了买成粮食多省事，苦没受够，还是地没种够？”

“哪柴水谁闹呀？往后的事多着哩！”

“那不是还有我吗？你现在把你应尽的责任尽到，到时间我能不管你吗？”

“正因为这样，我才思谋着招儿女婿哩。”

“要是我不从呢？”

“……”

高彩英的父亲叫高志林，今年五十一岁，他本来有个儿子，身强力壮，生龙活虎，比高彩英大三岁，去年在本县城上高二就谈上了对象后半年俩人都辍学了。初秋的一天坐本村的拖拉机去三十里路的郝家崖正式定亲。谁知麻绳绳专往细处断哩。距郝家崖只剩下五里路的时候，拖拉机神使鬼差地开下了几十丈高的石崖，告别了短暂的人生。

至此，高志林的人生也经受着痛苦的折磨，有什么比这老年丧子更痛苦呢？不到一年的时间，他明显地苍老了许多，额前挤满了密密麻麻的皱纹，头发已经苍白了。他整天变得沉默寡言，默默无

闻，对村里的老老少少忍忍让让，凡事不愿与别人争执。失去了儿子，他好像低人一头，比别人小了几十辈儿。他怕人家揭短，怕人家说他是没儿老汉。儿子在世时，他也憧憬过辉煌的未来，美好的人生。他修起三孔为一院的两院硬圈窑，青一色的皮条窑，窑檐上还戴着砖帽。他是李家山独一无二的人家，谁不羡慕？

现在他什么心事也没有了，他的精神垮了，他的心死了。他甚至不让任何人打开儿子的台式录音机，彩色电视机，他心里难受！高彩英上学的事他确实没考虑过，他日里夜里考虑的是招儿女婿，这是他唯一的精神安慰。

现在，女儿的顶撞犹如万箭穿心，顿时眼泪像决堤的洪水，无法控制地从他的眼眶滚滚而出……他目睹着儿子心爱的录音机、彩电，心如刀割，他想去阴曹地府见儿子，一阵也不想活了。他猛地站起来，从桌子上拿起一只碗，径直冲向后窑掌，掂起给枣树灭虫的“敌敌畏”桶给碗里倒。

“大呀——”高彩英慌了，哭喊着跑进去夺走了碗。高彩英母亲急忙从炕拦上溜下来去抢过“敌敌畏”塑料桶。

高志林“扑塌”一声瘫倒在后脚地。

高彩英和母亲把父亲搀扶在炕上。她再不能伤害父亲那颗脆弱的心了。听天由命吧！

第四章

不知是近千元的花费起了作用，还是七十岁的老人感动了上帝，还是沙河中学视才如宝，高分择优。这些事无需结论。反正李自力接到了沙河中学的“录取通知书。”

这个距县城百里之遥，拥有上千人口的古老而偏僻的山沟里，

虽然也有不少外地工作的人，也出了一位至今被人羡慕的全县独一无二的赫赫有名的“清华”大学生。那都是五十年代的事，是上辈人的荣耀。五十年代以后青黄不接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原因，一则是李家山的人太恹惶，付不起学费，个个中途而废，把人才一个个地根植在黄土地上；二则是十年浩劫，人们的意识中失去了“大学”这两个字。至公元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后，人们这才知获珍宝，后辈人带着悔恨更新观念，群起直追，那怕是倾家荡产，不惜一切代价望子成龙。谁不想让自己的孩子改朝换代，跨入大学这个人生的辉煌之门呢？

于是，李家山的人们像押宝一样，早就把这块宝押在了李自力的身上。三岁看大，七岁看老。

现在，李桂峰喜悲交集。喜的是儿子给他撑起了门面，悲的是钱从何来？为了避开孩子，独吞苦果，天擦黑就灭了灯，和妻子躺在各自的被窝里熬煎着。他们在默默地承受着家长的苦恼，他们在承受着家长的责任，他们在默认着计划生育的好处。

是的。这能让他们不熬煎吗？大儿子从初一开始就一直在县城上学，在城里租着房子，别说学费了，仅一年的吃住费用他们都承受不起。要是在仅隔十里的乡镇中学，那一年能节省多少钱啊！可人家的孩子都往城里跑，自己能把孩子耽搁了？怪呀！文革前赫赫有名的乡镇中学，现在怎么猛猛间就不行了？那时候的学生人山人海，现在怎么都不惜一切代价地往城里跑？大儿子还有一年高三。二小子又要上远离县城的沙河中学，而且有它的双重性，即使三年后考不上大学，国家还能按中专毕业保分配，这万万耽误不得。三儿子又上了县城初一的录取分数钱。老子像热锅上的蚂蚁——滚油浇心哩。这“狗日的”三儿子下午提出非进县城不可，嫌乡镇中学的教学质量不行。而且还提出一条很扛硬的理由逼老子，跟老子顶嘴。说老大老二都能进县城，他为什么不能？难道他

是多余的人？这不是火上添油——要老子的命哩？气得他当即给了三小子一耳光。

唉，十个手指掐上那一个也疼哩。何况他又是老生生。婆姨骂的对着哩：“怪你没本事，怨孩子的毯不相干哩？是他偷人了，还是抢人了？还是他调皮捣蛋不好好学？”是啊，孩子没有错。可这钱是硬东西。三个孩子一年上万块的费用从哪里来呢？咱赶不上现时的潮流啊！大小子倒是懂事，能看见大人的死活哩。再三提出他不念了，回来当个民办教师添补家里呀。可他只剩下一年就高中毕业了，作为大人忍心这样做吗？

“唉——。”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
“不能，绝对不能！自进是乡镇的高分，又不是去上高价，到时间他怪罪大人咋办？人家录取在乡镇中学的学生都去县城上“高价”，他能委屈孩子吗？”

“啊呀，逼得鸭子上架哩，脑能急烂哩，这咋办呀！”他焦躁不安地翻了一个身，自言自语地说。

“我明天去一趟娘家，看我哥能给借多少。”妻子接口说。

“顺路再走一下王家坪，看你妹子那里能借点不。”李桂峰叮咛着：“多找几个门门。等把孩子们打发走了，我把麦地安种了，你给咱在家里力务地，我出外做石活喀呀。光靠种地不行。”

“你明天去老人那里走走，探探老人的口气，看老人能添凑点不。”妻子说。

“行哩。”李桂峰答应。

这时候，夫妻俩心里都很清楚——自己的弟弟有钱。只要弟弟肯帮忙，何必要他们东跑西颠呢？可他们谁也没有说出口，谁也不愿意说出口，说出口没用，还不如放个屁。

李桂峰的弟弟名叫李桂山，四十二岁，身强体壮，红光满面，中等个，大花眼，簿簿的嘴唇能说会道，后脑勺冒出一颗疙瘩，长相犹

如河南来的铁匠。高中毕业生，在校时学习拔尖。毕业后在本村小学当民教，脑瓜灵，嘴会说，课讲的好，深受村民的称赞。恢复高考后，很多人劝他去报考。可这个人性格古怪，不愿意出门。更何况上大学要花钱，他舍不得，至此人们给了他一个绰号——“守财奴！”

他结婚二十多年不育，随着医疗条件的高度发达，好多人给他提供医疗信息，要他们夫妻去医治，他不闻不问，把别人的好心当成了驴肝肺。六十岁的老母求孙心切，曾三番五次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劝他，骂他，咒他，要他去外面的大医院看看，好说歹说他就是不肯，怕花钱。

政策开放后，红枣价格的猛涨，粮食的年年储存，他怕几年前的粮食变坏，又养了一群鸡，喂了几只老母猪，鸡蛋和猪肉自己一口也舍不得吃，就是碰烂的鸡蛋也要拿在集市上按烂价卖钱。

他力气旺盛，有一身好苦力，使得他早晚两不误——教书挣钱，回家种地。从不走亲访友，村上闲转，只有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方才罢休。

他也有倒霉的时候。他一边教学，一边还兼营着学校的小卖部。不料一天夜间小卖部被盗了。

经村委会查证认定是他自作案。这期间，有人又火上添油，说他还偷了学校的石炭。墙倒众人推。他就此被解雇了。

他被解雇后，有人说是村长的儿子教不了书，村民反映太强烈，处于被淘汰的境地，是村长嫉妒，用恶作剧陷害了他，要他上诉。他不愿意把事情闹大，怕花钱。

事隔几年，原村长落选。新上任的村长改革了学校的任教制度，每班的学生由每班的家长聘请老师。这样一改，李桂山又回学校当了民教。

久而久之，李桂山便成了远近文明的“守财奴。”九十年代前